



奚 青

天涯孤旅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天涯孤旅

TIANYAGULU

奚 青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首昂扬的沙漠考察进行曲。

这是一支交织着欢乐和忧伤的歌。

这是女勘探队员蓝华的绵长的故事。

——有风沙，有湖月，有泪水，有篝火，有春情，有横祸，有奇幻，有曲折……

小说启示人们，如何对待理想、事业、爱情和生活。呵，不说启示吧，更多的是引人思索。

天 涯 孤 旅
奚 青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8.875印张 8插页 217,000字 印数：1—64,300 1984年12月第1版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43 定价：1.25元

作者近照



作者简介

奚青 1938年生，辽宁省昌图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协河北分会理事。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，现为地质矿产部物探研究所工程师。1978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朱蕾》，1981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望婚崖》，另有部分短篇小说和散文。作品多描写地质勘探生活。

目 录

- 一 在北戴河海滩上，我迷离地想：眼前这些欢跃、玩笑的男男女女之中，大概没有“关系户”的成员和喋喋讨嫌的媒人吧？ 1
- 二 一峰调皮的骆驼，意外地把我带进沙漠腹地。我的青春生活，包括整个命运，由此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。 17
- 三 我要求和男同志一道穿越千里沙漠，引起争议。挽留派提出种种理由说服拒绝派，其中一条是：她象《上甘岭》中的王兰一样，会唱歌。 26
- 四 在一个澄静的月夜，几个人来到“神仙湖”。这里，空手可以逮野鸭子，用裤子可以兜鱼…… 36
- 五 多有意思：他仅仅见了我的牙具袋，便推测出我的姓名、相貌、爱好和性格等等，并预感到我俩会建立起真诚的友谊。 45
- 六 从豹子嘴里，我们抢救出一头小鹿。后来，在危难关头，小鹿又救了我们的命…… 55
- 七 一种姐姐对弟弟的怜爱和护卫之情，在胸中油然而起。 68
- 八 见鬼了：一脉涓涓的山水，竟是毒泉！考察队里一下子病倒好些人，骆驼一峰接一峰死去。 77
- 九 这一切，来得多么突然！这一切，又多么残酷！这一切，简直是场噩梦！ 94
- 一〇 每个少女，都用彩色的丝线，编织着明天的梦。想得到么——荒僻的山野，漫天的风沙，狭窄的小洞，别里捷和丹尼亚……我

目 录

	这个梦，来得多么意外而又奇特啊！	102
一一	苏联有位科学家，测得人体在发光。两人如果相爱了，便会产生“放烟火”的现象。我相信，我俩都在放烟火——他是红火，我是蓝火……	115
一二	在一处草滩地，遇上个蒙族姑娘。她的名字，叫月亮花。	124
一三	神奇奇妙的海市蜃楼，在沙漠深处出现了。这逼真的景象，把考察队员诱入了绝境。	138
一四	断水多日，气温高出体温10℃，骆驼尿也没有了。除了木乃伊，我俩可能是地球上水份最少的一男一女。	147
一五	在茫茫瀚海之中，竟有桃花源般的幽境。如果有人走出来，自称是先秦遗民，不知汉魏以后天下事，我也会相信的。	157
一六	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。可惜无法记录下曲谱，不然，也许可以题名为《沙泉映月》而流传下来的。	166
一七	“站住！”黑影中传来一声顿喝，接着伸出个刺刀来。	177
一八	这时才得到消息：他没有死，不，是死而复生了。	188
一九	就是这个夜晚，在小帐篷里，在我处于疲软和朦胧之中，我的处女生涯永远地结束了……	199
二〇	她说：电影剧本的主旋律，找到了。	214
二一	包尔男，原来不是包尔汉的弟弟，而是他——耳丫上有个包的男子。	219

目 录

二二	“妈，我恨他……”	231
二三	她拉上电影导演，一道表演个“小品”。	236
二四	二十年以前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如果还留有什么，那就是“恨，是不能忘记的”回忆。	246
二五	这道题，如果真心实意，很好答；假使半心半意，相当难答；倘若假心假意，就没法答。	257
二六	不知哪根狂妄神经被拨动了一下，我忽而生 出写自传小说的念头来。	267

—

在北戴河海滩上，我迷离地
想：眼前这些欢跃、玩笑的男男
女女之中，大概没有“关系户”
的成员和喋喋讨嫌的媒人吧？

“在六十岁的鳏夫眼里，四十岁的寡妇也是娉婷的少女。”

——这句酸溜溜、文诌诌的俏皮话，是地学资料馆里那个嘴尖皮厚的女同事讲的。自然，是针对我而言的。羡慕？嫉妒？奉迎还是讥嘲？也许都在其中了。

啊，感谢这十几年的动荡，造就了一批孤独的男子汉；于是，我象选美入册了似的，突然享受起各界的顾盼。这两年，光是踏上门来的媒男媒女，不下一个排的兵力。将军，厂长，书记，经理，改正复职的副总编，退休的驻外大使，有人甚至提过大名鼎鼎的陈景润，让我考虑……

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褚卫，蒋沈韩杨。我一一回绝

了。

我什么时候表示过求偶的意思呢？从来没有。

可是，又用上了这句话：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人家偏偏来动员你，而且辗转流传，仿佛我每天跑一次婚姻介绍所似的。

年初，在我出席地质部机关先进工作会议的时候，《地质报》记者为我拍了一帧照片。谁想，这个近影竟被人翻印了若干张，在一些教授楼、将军院和西三门的客厅里流传起来。气得我，简直要在房门口贴上“媒妁止步”的条子了！

有人开玩笑对我说：“这是‘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’呀……”

哼，还不如说：这年头女人又落价了。

那位在调工资时硬把我卡下来的顶头上司，忽而对我变得笑容可掬了，还常常热忱地讲一句带日本韵味儿的话：“小蓝，以后……多关照。”四十岁的人了，仍叫“小蓝”，多亲切！还有那个嘴尖皮厚的女同事，则接二连三登门，求我一旦办完事，请局长帮忙，把她的女婿从新疆调进北京……

局长，又扯出一个局长来。好象我刚刚同他办完了结婚登记似的。

这是两个渠道的说客共同提出的一位候选人：地质部勘察局局长。此人年近花甲，五短身材，一脸垂肉加老年斑，比我大伯还老相。然而，“苏秦”和“张仪”自有箴言相启：不能光看外貌，要侧重看心灵，如今讲的是心灵美……

我差点呕吐出来。

这位局长大人，一心想跻于副部长之列；壮志未酬，就自荐当地质部顾问；宏愿又落空了，便耿耿于怀，动不动骂街，讲什么“在下当营长的时候，×副部长还是个小排芽子！……”如此笑柄，传遍部机关大院。这种“毛遂”，也归于心灵美一类么？

我怀疑：“苏秦”和“张仪”者流，多半是局长的关系户。

几经忧烦，我终于病了一场。资料馆的领导同志一再看视，

并热心地建议我：到北戴河地质疗养院去休息几个月吧。我巴不得甩开那些嗡嗡嘤嘤的男女，加上馆里的工作也不算忙，便离开闷热的北京，来到人们向往的北戴河。

可我没有料到，在我到达海滨没几天，那位局长也出现在疗养院的林荫小路上。

地质疗养院位于中海滩北面一个山坡上。从这儿到平水桥浴场，到西山，到观音寺，到林彪叛逃前住的那座离宫，都在十分钟的步程以内。这里，满院子果树、藤萝和花草，掩映着栉比的红色或黄色小楼，中间衔以精巧的台阶，冬青镶卫的甬路，别致的拱门和空中跨廊，加上院墙外郁郁苍苍的松柏，真是一处鸟语花香、清幽静萃之所在。

我住在7号楼里，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位女导演同住一个房间。这是位眉目清秀、温雅可亲的大姐，姓帅，早年是演员，如今又搞起编剧。她准备写一个地质题材的电影剧本，正在这儿访问几位老同志和劳模。我们两人一起下海游泳，一道爬山观日出，一块儿学太极剑，每天谈地质，谈电影，谈天南地北，日子过得怡然快活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——勘察局局长光临舍下了。

老头子每天都来串门。往藤椅上一坐，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古今中外，五行八作，无所不聊；当然，扯得更多的是他看过的小说、电影之类，偏重于一些爱情故事；再就是他过五关、斩六将的英雄往事。

他走后，帅大姐问我：“这老头儿是你们领导么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和你比较熟？”

我又摇头。

“那……？”

“他要选妃子！”我冒了一句。

“噢……”帅大姐一拍额头，笑了，“面目姣好，麻烦不少。谁让你长得好看了，说四十，看上去也不过三十四五。”

7号楼服务员是个开朗的姑娘，这时也在房间里。她撇下嘴，咯咯笑出声：

“怪不得这老头儿光说他俭朴，有几万元存款——敢情！蓝阿姨，以一百斤计算，你是几百块钱一斤，在中国，这是特价女性了。可惜我，连你的十分之一也卖不上。”

这个丫头！

向帅大姐托底后，我便有了尉迟敬德。老头子再来，她就想法往外“请”；有时候她示意我先离开，然后她也悄然出去，把局长大人甩在那儿。这样弄了几次，老头子多少知趣了些。

半个月后，帅大姐忽接电报，要回长春一次，过些天再来。我正愁没了门神爷，这时女儿小鹿来到北戴河。小鹿是武汉地质学院学生，刚刚结束野外实习，放假了。

女儿充当起我的护卫，更为泼辣和干练。每次局长趿拉个拖鞋走来叩门时，她都在屋里喊：“不要进来！”来十次喊十次。后来，她干脆在房门玻璃上贴了个醒目的告示：

凡十六岁以上、六十岁以下男性公民注意：

立定！向后——转！

本室妇女界谕

这张告示，一时成了疗养院里的小小趣闻。不少人前来围观，就象看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一样。从此，局长大人成了四面八方指点和讥议的中心。他大概是怕后脑勺长肿瘤吧，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离开疗养院，回北京了。

谢天谢地，我获得一段安谧、恬静的日子。

每天吃完午饭，小鹿都拉我下海游泳。一入水，她象个欢蹦的泥鳅，几下子就游没影了。蛙泳、仰泳、侧泳、蝶泳、自由泳，她都会；最拿手的，还是海豚式，也就是《大西洋海底来的人》中麦克那种游法，招引得不少青年男女围着她学。有次我游到防鲨网边上，抓着网绳休息，小东西偷偷从水下潜到我身边，佯装鲨鱼在我后脚腕上咬了一口。我待她钻出水，给了她一巴掌。她向我喷口水，笑笑，浪花一翻，又不知去向了。

最舒坦的时刻，是戴上墨镜，躺在平软、烘热的沙滩上晒太阳。望着泼乳般的海滩，五颜六色的游泳衣帽，洁净的蓝天和远方的片片帆板，听着人们的欢声昵语，录音机放出的轻音乐，还有那慢拍节的摇篮曲般的涛声，我往往产生一种超离尘世之感。在这里，部长、矿工、演员、学生、作家和地质队员等等的区别不见了，有的只是肥胖或秀美的体型，不同的肤色和或南或北的省音。大家平等地接受阳光和海风，欢畅地呼吸，彼此很容易交谈，好象谁也没有不愉快的事。我甚至迷离地想：在这些熙熙攘攘的欢跃的人群里，大概没有“关系户”的成员和那喋喋讨嫌的媒人吧？

同女儿在一起，自己也象年轻了。小鹿喜欢用热沙子将我埋住，然后躺在我身边，讲各种各样有趣的事，同学的，老师的，实习中的。一次，她悄声问我：

“妈，你看我老了吧？”

我莫名其妙地看看她：“傻话。不就是晒黑了么？”

她凝视我片刻，然后笑微微伏在我耳上：“有好几次，人家以为你是我姐姐呢——不是我老了，就是你年轻了……”

这个精灵鬼，显然在作铺垫。她下面要讲什么，我是清楚的。近些天，她一直在向我吹风，讲她同学中的事——谁谁的妈妈孤单了多年，如今想找个老伴，那同学却和兄弟姊妹联合起来阻挠，而

那同学自己，却是个天字第一号的“解放派”；谁谁的爸爸去年结婚了，是两个0.5的家庭合二而一组成的。新家庭相当融谐、愉快，小字辈的男女甚至有结为鸳鸯的可能……

我估计小鹿又要跟我扯这些个，便淡淡的，板起脸。她倒乖觉，随即转换了话题。她指下附近一个俊健的男子，说这人很象带她实习的老师。又说，这位老师写过不少论文，还会画画、摄影、剪裁，又能作一手好菜；这人很正直，性格也相当温厚，同学们都喜欢他。

“是个年轻教师么？”我警惕起来——别是小鹿对他有意了吧？

“不，是个讲师，和你同岁。”女儿低声说，“听说他年轻时候在恋爱方面受过刺激，到现在还没……”

我知道，她在画龙之后，便要点睛了。于是把脸扭到旁边去。

“妈，”小鹿挨近我耳畔，“我多方面了解过这位老师，也细心观察过他……”

我一把推开小鹿，起身跳进海里。

鬼东西！我好不容易逃开媒男媒女的包围，她小小的年纪，倒给我扯起红线来了！

一连几天，女儿再没提起那叫我蹙眉的话题。

这天夜里，我躺在蚊帐里看张洁的小说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。小鹿累了一天，在对面床上安安静静睡了。

十一点左右，她翻了下身，轻轻唤了声：“妈，”

“嗯？”我瞥她一眼，以为她在说梦话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一遍又一遍看这篇小说呢？”

原来她并没有睡，一直在窥视着我。不待我回答，她接着说：

“我也很喜欢这篇小说，因为它写出了许多女子的苦衷和埋在心灵深处的美好感情，有一点同传统观念挑战的味道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我没有作声。帅大姐在的时候，我们倒是兴致盎然地讨论过这篇小说。同女儿，怎么好谈呢？难道我能告诉她：妈妈也有过一段“爱，是不能忘记的”生活，同时又交织着“恨，是不能忘记的”经历么？难道我能告诉她：她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而我又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么？

还好，小鹿没再问什么。刚才的一番议论，仿佛是她发出的梦呓，接着又静静地睡去了。我看完小说，又翻会儿枕边的杂志，看看表，一点了。

“妈，”女儿又轻轻叫我一声。

“怎么，你还没睡？”我惊异地撩开蚊帐。

“妈，我想……想问问你……”

她的声音很郑重，恳切，似乎又有些悲哀。她要问什么呢？莫非要问我：妈妈，我早已上大学了，你为什么还坚持着独身呢？你既然为小说中的人物深深感动，为什么不肯在生活中寻求真挚的爱呢？你，毕竟只有四十岁啊……

女儿大了。我很怕她提出这一类问题。

退一步说，假如小鹿是我的妹妹，哪怕是个二十岁的小妹妹，我也可以告诉她，这都是为什么。然而，她是我的女儿，而且是个从不知父亲为何物的女儿……

“睡吧，小鹿，”我伸手拉灭了电灯，“你不是说明天一早爬西山么？”

小鹿沉默了。

一缕蓝莹莹的月光，照进屋子里，落在女儿的床头。隔着蚊帐，我依稀望见她那双眼睛仍然亮亮的，在思索着什么。这孩子一向开朗、侠爽，但有时也会变得相当内向，且很执拗。今天晚

上，她是怎么了呢？

“快睡吧，不早了。”我走下床，撩开她的蚊帐，把毛巾被给她盖在身上。

她忽然抓住我的手，拉我坐在她旁边。

“小鹿，你……”

“妈妈，”她坐起身，哀恳地望着我的脸，“告诉我，我爸爸是谁……”

我的心抽动了一下。

显然，女儿对我以前的回答已经不满足，或者说有所疑惑了。在学龄以前，我告诉过她：父亲在她降生以前就病逝了。十几岁的时候，她提出过诘问：为什么家里没有一张爸爸的照片？我说遗失了。去年，她在信中问我：爸爸是否属于平反或改正之列？我答说：不属于。多年来，我绝口不提她的父亲。孩子懂事后，也极少问及。不过，她那含着同情和凄怆的大眼睛，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过我：妈妈，把一切都告诉女儿吧……

能告诉她么？不。不能在她纯真的心灵上投下一道灰暗的阴影，何况她正处在紧张的学习阶段。宁肯让她怀着一个迷惘的问号，也不要给她一个沉重的句号。她，没有责任去承受她不该承受的东西……

“小鹿，”我拉她躺下，自己也在她身边躺下来，“睡吧，妈妈和你一块儿睡。”

小鹿将她的脸贴在我的肩上，低低啜泣起来。

“小鹿，别这样。你这样，妈妈也……”我心头一梗，两滴泪水禁不住涌出眼眶。

第二天早上爬西山，小鹿话比较少。不过为了讨我欢心，她还是装得兴致勃勃的。

在望海亭上看完日出，她想起一件事，对我说：“妈，我今天

不能陪你了。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“我去接几个同学。他们从北京骑自行车来的，按计划今天到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。”我为小鹿来了一拨年轻的伙伴而高兴。整天和我在一起，她难免要想些于身心无益的事。

女儿挽着我走下一段山坡，然后站住了，望着我的脸：“妈，来的这些同学里，有一个……想见见你。”

“想见见我？”从她闪烁的目光和异样的神色里，我仿佛看出了什么，于是问：“是个男同学吧？”

小鹿点点下颏。

我淡下脸：“学校里不是一再讲，不要……”

小鹿脸一红：“我们刚刚开始，也没有公开。”

我瞋她一眼：“你刚刚二十岁。”

她不好意思地搂住我的脖子，顽皮地说：“你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时候多大？”

“多大？”

“还不到入团的年龄……”说完，她一阵风地跑下山坡。

这个小鬼头！

中午，小鹿把她的同学接到了。五个男生，两个女生，七辆自行车，一个轻巧的旅游小队。

接连几天，小鹿都跑出去和他们一起活动，去戴河口，上鸽子窝，游秦皇岛、山海关和姜女庙，有时也到海滨俱乐部看节目。当然，更多的还是观潮，下海，去作浪八仙。一次，刮起六级风，海面上掀起两米多高的大浪。小鹿竟领着二男一女越过防鲨网，游出去几里路远。回来挨了我一顿骂，她还笑！

夜里，这些学生不住招待所（也住不上），不住中小学教室，也不在附近村庄里借宿，而是在海边上把自制的小帐篷一支，塑

料布一铺，听着涛声入梦。小鹿邀两个女同学来疗养院里挤着住，她们不肯。没法，小鹿索性也挤到她们的小帐篷里去了。

我很羡慕这些年轻人，自然也有些嫉妒。他们，特别是那个尚未正式拜见我的小伙子，把小鹿拽走了，使我一下子孤独、清冷起来。

女儿讲的是真话：她和那一位尚处在“地下”状态。因此，她也难得机会将他单独领来见我。有天晚饭后，旅游小队集体来看我。我注意着五个男生，目光不时在一个活跃、漂亮的小伙子身上留连。小鹿在给大家分桃子时，向我丢个眼色，悄悄向另一个默默然的男同学指一下。呃，原来是那个魁壮的脸色黑黑的大个子。实在说，他不象个大学生，倒象是在山野里经历了多年风霜的钻工。不过细端详，这小伙子长得倒也端正、淳朴，眉眼之间隐着一种坚毅之气。我猜，也许他特别聪颖，性情也敦厚，才赢得了一向眼高的小鹿的欢心吧。

送走同学以后，小鹿拉我在花圃旁的一个石桌旁边坐下来。她忐忑地瞄我一眼，低声问：

“妈，你看……”

我沉吟一下，反问：“他，学习拔尖么？”

小鹿摇下头：“刚入学那会儿他比较吃力，到二年级时赶上来了，现在，算是中上等吧——在我的帮助下。”

“他性情好么？”我又问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小鹿拔下一根草茎，衔在嘴里，“他待人很谦和，但有时候也惹事。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和几个小流氓吵了架，还交了手。”

我一惊。

“你甭担心。”小鹿骄矜地笑笑，“他会摔跤。先撩倒一个，接着把另一个亡命的抓起来，从窗口扔了出去。其他几个吓得全溜了！”